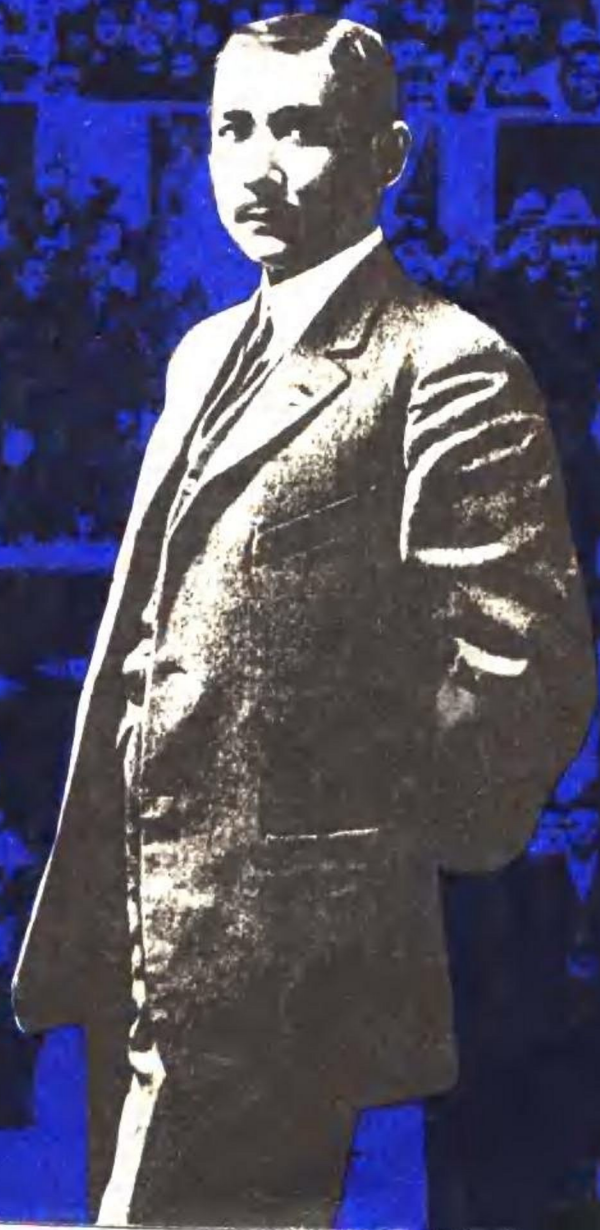


第一个总统 中

黄继树
赵元龄 著
苏理立



第一个总统

黄继树、赵元龄、苏理立

中

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一个总统（中卷）

黄继树 赵元龄 苏理立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5毫米1/32 印张 16 3/8 插页2 字数 36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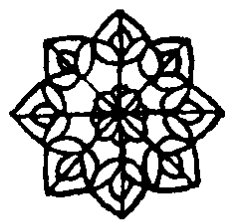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书号：10151·741 定价：（平）2.00元（精）3.30元

第 三 部

纷 乱 岁 月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六月八日，天还没亮，一阵“嚓嚓嚓”刺耳的皮靴声，把天津河北车站附近一带的居民从梦乡里惊醒。一队身穿黑色制服，头戴黑色大沿帽的警察，一路小跑，直奔河北车站。他们一到车站，就吆喝着挥起警棒，很快就把站里站外的旅客、小摊贩、人力车夫、叫花子统统赶到车站附近的巷子里去。整个车站和附近的几条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满了警察。行人断绝，就连那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四轮电”也得绕道而行。火车站一带顿时寂静了下来。被堵在街口的行人和挑菜进城的农夫见状，吓得连问都不敢问，扭头就往回走。其实就连这些警察们也未必知道今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年头，国事纷乱，社会不宁。特别是从四月份以来，北京政府由“对德宣战”一事为导火索，爆发了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段祺瑞也学起袁世凯那套手法，指使军警扮演“公民团”，围攻国会，辱殴议员，又怂恿“督军团”要挟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一气之下，遂于五月二十三日，下令削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

段祺瑞下野后，离开北京回到天津意租界二马路的公馆住

下了。从表面上看，这位“下野”总理，躲在家里，不问时政，但局内人都知道，他仍暗中操纵时局，呼风唤雨，酝酿推倒国会和黎元洪总统，以图东山再起。因此，那些投机政客、御用文人、大小军阀、外国密使等都云集天津，出入段公馆。他们出谋划策，煽风点火，一会儿高喊要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一会儿又打出“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招牌，号召各省举兵入京，驱逐总统。闹得天津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因此，这天大清早，大批警察突然在车站一带实行戒严，给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天津城，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和动荡不安的气氛。

天刚蒙蒙亮，一列由津浦南边开来的火车，“咣当咣当”地驶进了车站。车门一开，纷纷跳下车来的却是身穿号坎，脑垂长辫，荷枪实弹的辫子兵。警察和站上的公务员、工人，一个个瞪起疑惑的大眼，惊得呆若木鸡。谁都知道，自民国以后，不仅军队，就连普通老百姓，全都得剪掉辫子，除了极少数前清遗老还在瓜皮小帽后边拖着一条小辫子外，在这租界林立的繁华商埠天津，已经很难再见到脑后吊着大辫子的人了。现在，在这昏暗、朦胧的光线下，眼前突然出现这么多拖着长辫子的士兵，就好象是从皇陵的地下宫殿里蹦跳出来的满清军队的鬼魂一般，怎不令人惊诧！

这时候，辫子兵已列好队。火车站里，响起了怪声怪调的号声，辫子兵的马队和步兵队，伴着号声，走出车站。不一会儿，一阵锣声鸣响，从火车站里又抬出来一顶外罩鸂鶒绿呢，周围镶着青缎云扣，银质宝顶，四方有悬满珠穗的纱窗，前后有湖色凉篷的八抬大轿。八名轿夫一律身穿蓝布红边背心，下着青布长裤打裹腿，包青布号头，后垂长辫，足蹬满耳

麻鞋。一名辫子兵骑着顶马前导，一锣手鸣锣开道。那锣声也响得特别，“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关！”没多一锤，也没落下半响，每一轮不多不少九锤半。锣手后面有四名辫子兵各持着“肃静”、“回避”、“长江巡阅使”的高脚牌。轿子左右各有一名佩刀的辫子兵，轿后还有八名挎腰刀的辫子兵跟随，再往后，便是辫子兵的马队和步兵队。这九锤半锣声，这鹦鹉绿呢的八抬大轿，这显赫的高脚牌，这威风凛凛的仪仗，这清一色的辫子骑兵和辫子步兵，突然大摇大摆地走在天津街道上，大多数市民都以莫名其妙的目光望着。而一些颇有见识的人，很快就明白过来了：那九锤半锣声是有来头的，还是清朝的规定，表示轿子里坐的乃是封疆大臣。当他们一明白了轿子里坐的是何人时，思绪又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仿佛眼前这晴朗朗的民国天地，一下子又复回到六年前的清朝世界去了。

街头巷尾，人们在神秘地交头接耳。一个茶水摊前围着几个老人，他们闪动着惊恐、疑惑的目光，窃窃议论：

“辫子大帅张勋来了！”

“这位‘徐州王’带那么多辫子兵到天津干嘛事来了？”

“听说黎大胡子和老段闹崩了，为了稳住局势，黎大胡子急忙电召张辫帅由徐州进京，当个中间人，调停一下闹得乌烟瘴气的‘府院之争’。”

“有意思，黎大总统让这位辫子大帅干这桩差事，那不就……就好比两只公鸡相斗，请黄鼠狼来给谈和嘛……”

“唉……我看那，这世道又要变！”

远远走过来两个警察，卖茶水的老人赶忙嚷道：

“管他什么鸡呀狼呀，我照样摆我的小茶水摊。来，长官，喝杯茶水解解渴，今天一大早就上大街巡视，真够辛苦的

啦！”

两个警察瞥了他们一眼，走开了。

那喝道的九锤半锣声，引导着八抬大轿的仪仗，穿街过巷，朝着德租界的张勋公馆扬长而去。

天边响起了沉闷的雷声，一大片乌云，象是谁在蔚蓝的天幕泼上一团浓墨，正向四周流动扩散。燥热的风，摇撼着路旁的白杨和法国梧桐，随即卷起漫天迷离的沙尘。市民们赶忙关上窗户……

张勋来到公馆，在花厅上坐定。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着一方蓝色宝石，脑后坠着一条大辫，身穿纱袍，套以韦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穿乌缎鞋。他那受宠的姨太太小毛子已给他准备好烟枪和烟灯，张勋正要躺下“喷云吐雾”，辫子副官跑进来报告：

“启禀大帅，段总理驾到。”

“嗯？！”

张勋蓦然站立起来，那双鹰隼似的眼睛骨碌一转，心想老段这家伙果然厉害，自己前脚刚踏进公馆门，他就追着屁股赶来了。其实，张勋到天津，他第一个要去拜访的人也正是段祺瑞。因为在刚开过不久的徐州会议上，他见到的只是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小徐曾告诉他，对于他此次进京调停，段祺瑞只交代了一句话：可以“便宜行事”。但张勋还是想再摸一摸老段的底，进京后心里才踏实。现在，老段既然找上门来了，正对上了张勋的胃口，他忙朝小毛子挥挥手，示意赶快撤去烟具，因为他知道，老段这个人最腻味抽大烟。姨太太轻快地把烟具拿进里边去了。张勋这才对副官说道：

“请段总理。”

当段祺瑞带着随从秘书罗凤阁进到花厅的时候，张勋对着段祺瑞行起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段祺瑞虽然穿着西装，也只得跪了下去，口里说道：

“绍轩大哥，一路辛苦了。”

行过跪拜大礼，张勋挽着段祺瑞的手臂，直向后边的内容客厅走去。辫子副官和罗凤阁在后紧紧相随。突然，张勋和段祺瑞同时回过头来，用目光示意两位随从止步。辫子副官和罗凤阁只得退回花厅上，望着张勋和段祺瑞走进内容客厅里去了。

这罗凤阁是段公馆里一位师爷的儿子，聪明伶俐，相貌也长得端端正正，很是讨人喜欢，因此，段祺瑞把他认作干儿子，留在身边充当随从秘书，参与军政机密要事。平常段祺瑞与部下或各省督军谈话，罗凤阁总是随侍在旁，可是今天段祺瑞与张勋交谈却摒退左右，使罗凤阁感到非常纳闷，便竖起耳朵，很想听听他们在里头谈论些什么。起初，张、段二人在内容厅里倒是有说有笑，声音也大，呆在厅外守候的罗凤阁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只听见张勋一阵朗朗大笑后，说道：

“真是没料到呀，袁宫保的命也不长，还是挨不到办六十大寿就……”

“唉……此乃命中注定的哟。”这是段祺瑞的声音，“他们袁家祖孙几代都是禄高命短的，没一个超过五十八岁，这一点倒是让那个堪舆家给言中了，只不过宫保从项城迁往彰德安阳，算是白白折腾了一趟，丢了老家，也没给他增添一岁半龄，还是五十八岁下世，反倒给村邻乡亲咒骂了半辈子，哈哈……”

“宫保这个人，唉，叫我怎么说他呢，那年他东山再起

时，我就看出他一统天下，登上御座之雄心，可是到了事成之时，他既宣布改民国为洪宪，却又退缩了，不敢举行正式登基大典，做好的龙袍也不敢加身，实在令人费解呀！”说到这里，张勋突然提高了声调，“到了躺进了棺材才穿上龙袍，哼，那多没意思。”

“听说，宫保死时也够……够那个……那个的啦。……”

段祺瑞“那个”了半天，也没把话说个明白，不过，不论是厅内的张勋，也不论是厅外的罗凤阁，都明白段祺瑞心里想说的是“够晦气”三个字。

原来，民国五年春节过后不久，袁世凯的健康情况就渐趋不佳，腰疼病时好时坏，到了农历四月底，病情转重，已不能下床了。过了几天，正是五月初五那天，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直在病榻前，又抽血又打针，忙忙碌碌抢救了一整天，还是无效，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死去。

在袁世凯病后自知不起时，即嘱死后不穿龙袍，要着陆海军大元帅礼服入殓，说是“无颜见两宫于地下”。袁世凯死后，其五姨太和花花公子袁克定未遵遗嘱办理，仍给他穿龙袍成殓，五姨太还特意在棺底铺上一批袁头金币，这还是民国三年在铸造袁大头银元时另铸的一批并未在市场上流通的金币。另外，五姨太还将袁世凯生前所用的朝珠数挂、鼻烟壶及金表等物置于棺内作为殉葬物品。袁世凯死时，时逢端午节后一天，天气炎热，尸体当天即口吐血沫，头部肿胀，发恶臭，群蝇飞集。为仓卒入殓，竟将原定给大太太备用的较次的木料让工兵赶制棺材。工兵制棺材自非所长，入殓后移到居仁堂时，棺底就有血水流出，不得不急雇北京专业工匠用松香麻布修补，十分狼狈。这就是他们三人心里所想的“够晦气”的内

容。

罗凤阁想到这里，再一倾耳细听，内厅里的声音突然变小，乃至使他只能偶尔听得“国会”、“总统”、“皇上”和“孙中山”这几个断断续续的词，终究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张勋和段祺瑞密谈了两个多钟头，两人才从内客厅里出来。罗凤阁看见段祺瑞那铁板一样的脸上，浮现着几丝令人捉摸不透而又意味深长的笑容，而张勋却一直是眉开眼笑，满面春风，连那脑后的辫子也摆动得十分得意。张勋把段祺瑞一直送到公馆门前的小汽车旁，两人才拱手告别。

罗凤阁坐在车子里，没有吭声，心里还在猜测着段、张二人今天会谈些什么，眼睛却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干爹的神态。他发现，段祺瑞慢慢地收住了笑容，脸色也阴沉了下来。眉头拧皱了几次，眼皮和嘴唇还颤动了几下。随着段祺瑞的神情的变化，罗凤阁的心也慢慢地揪紧了，他实在猜测不到他干爹的心思。忽然，段祺瑞扭过脸，望着罗凤阁，低声说道：

“你要密切注意孙文在上海的一言一行，有什么动静，务必随时向我报告。记住，不得有误！”

“是。”罗凤阁嘴里应罢，心里却想：段祺瑞虽说往日也常注意孙中山的活动，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紧迫，这样惊惧……。他很想问，可又看见他干爹此时正眯着眼，歪着鼻子，牙根咬得紧紧的，便不敢吱声了。

和段祺瑞密谈之后，张勋知道国会是他进京“办事”的最大障碍，于是一方面立即电告黎元洪，扬言国会不散，就不进京“调停”，另一方面又以武力威逼，迫使黎元洪解散了国会。这时，他才率领十营辫子兵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张勋到了北京，既不到公府去拜见黎元洪总统，调停“府院争端”，

解决纷乱危急的时政，也不和各地督军磋商，收拾四分五裂的局面。他的第一件大事却是换上朝珠蟒袍，头戴红顶花翎，到清宫小朝廷去朝拜已退位六年的宣统帝溥仪。

这一天，张勋躺在烟榻上，姨太太小毛子忙着给他烧烟泡，他的参谋长万绳栻进来报告道：

“大帅，有几份重要电报请您过目。”

张勋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在“云雾”中掷下一句话来：

“讲！”

万绳栻忙将电文内容扼要地说了说：“广东督军陈炯明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通电脱离中央，实行自主。”

“嗯。”张勋呼出一口浓浓的烟雾。

万绳栻又说道：“孙文在上海通电全国，反对复辟。”

张勋猛地欠起身子，从“云雾”中探出个头来，睁着牛眼，怔了片刻，把长辫一甩，吼了一声：

“念！”

万绳栻又看了看手上的电文，迟疑地说：“此电对大帅……多有不逊之词，这……”

张勋一把夺过电文，定睛看罢，只听“呃”了一声，象是那浓烈的大烟一口呛住了喉咙，身子往后一仰，躺在烟榻上。身上那件舍不得脱下的朝珠蟒袍，此时竟如同针毡一般，又沉又扎，浑身难受。在缭绕的“云雾”之中，孙中山反对复辟的电文顿时在他的脑海里化成一幕幕可怕的图像，只见孙中山伴着民国的五色旗，率领千军万马，风尘滚滚，杀向北京。张勋“呀”地一声，一把抓过烟枪，眼睛射出惊恐、凶狠的幽光，把正在烧烟泡的小毛子吓得往旁边躲闪，正好撞在烟灯上，缎子紧身旗袍被烧灼了一个洞，也“呀”地一声惊叫起来。

万绳栳低着头，装作没看见，悄悄地退了出去。

张勋慢慢地从烟榻上爬起来，恶狠狠地吐了一口浓痰，虽说惊魂未定，但从他那双一翘一翘的浓眉上和那对闪着幽光的瞳仁里，可以看出这位辫子大帅是横下心按他的意志去干了。这时，辫子副官进来报告道：

“大帅，今晚江西会馆举办堂会，欢迎大帅入京，请您光临。”

张勋眉毛又往上一竖，睁着大眼，直楞楞地望着副官。副官心里一颤，以为张勋不愿去，想发火了，赶忙战战兢兢地说：

“大帅，如果您公事多，就……”

“去！”张勋猛地一挥手，“备车！”

“是。”

张勋的姨太太小毛子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人，她知道，这种堂会，不仅有吃有喝，更重要的是还有戏看，她很想去。刚才她见张勋没答话，也以为他还为孙文那份电文生气，没心思去出席堂会，正想上去撒个娇，让他陪她去玩一玩。没料到，张勋还是答应去了，而且回答得很干脆。她心里一乐，就把刚才那不痛快的事抛到脑后去了。过了一会儿，副官已备好车，她便拉着张勋出了大门，登上了那辆华丽的四轮金漆马车。

到了江西会馆，会董早已领着一帮人站在门外阶下迎候。张勋迈着方步，进入大厅，一看厅里已摆好二十几桌丰盛的菜肴，二百来人分立两厢，心里十分得意。张勋是江西奉新县人，这次他领着辫子兵进京，在京的江西籍官员、富商特在会馆里举办了这次盛大的堂会，为张勋洗尘。张勋刚入席坐定，会董立即呈上戏单，请他点戏。张勋接过戏单却没去看它。虽说

张勋对京戏、昆曲一概不感兴趣，可今晚要点什么戏，他早在来时的马车上就琢磨好了。更确切地说，他这辈子要看的就是这么一出戏，而且这出戏早在庚子年间就点定了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挟着光绪帝，仓惶逃往西安。张勋当时在山东任副将，星夜带了几千兵赶来勤王保驾。沿途他连马也不骑，徒步跟随在慈禧的轿子后面，长途跋涉，寸步不离。不料，他的痔疮发作，痔漏大量出血，屁股上的袍褂全让血水染污了，走起路来疼痛难忍。慈禧偶尔从轿子的小窗里看见后面跟着一个走路有点怪模怪样的人，好生奇怪，便问轿旁太监。太监问明情由，照实说了，慈禧立即口谕：

“告诉张副将先下去，到后边骑马去吧！”

张勋一听，受宠若惊，赶忙跪在轿下，忍着痛，说道：

“奴才跟着老祖宗走，奴才保圣驾平安要紧。”

就这样，他不但走到了西安，一直到慈禧太后又回到北京，他一步也没离开过。慈禧太后曾当众夸他是最忠心的保驾官员，并提升他为禁卫军统领。庚子回銮后，慈禧太后住到颐和园里，有一天她传戏招待张勋等一班保驾有功之臣，慈禧太后亲自点了一出京戏《战太平》，外加一场杂耍。从那以后，张勋不仅铭记老祖宗的恩典，连这出《战太平》和杂耍也牢记在心，永志不忘。

会董见张勋不看戏单，忙说：

“大帅，请点戏吧。”

“《战太平》。”张勋随口即出。会董连连点头，笑道：

“大帅有眼光，这《战太平》当年曾是宫中常演的好戏，今晚，谭叫天也来了，他扮华云，功底很深。”

“哦，谭叫天哪，当年老祖宗曾封为‘御戏子’的，好！好！”张勋点点头，忽而又想起杂耍没点，忙对会董说，“对了，可别忘了杂耍呵。”

“杂耍？”会董一愣。

“对呀，杂耍，就是……这样这样的杂耍呀！”张勋边说边用手胡乱舞了几下。

会董会意了，赶忙陪着笑脸：“大帅要看杂耍，好，我去安排，我去安排。”说罢，转身就往戏台上跑去。好在今晚请的是大戏班，行当齐全，除了演戏，临时凑几个小杂耍倒是不难，便吩咐戏班主，先上杂耍，后演《战太平》。

台上锣鼓一敲，台下酒席上的碗、碟、筷、勺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随着一阵阵紧锣密鼓声，一个精悍的武丑，上场表演滚翻，只见他把一束点燃的香火，口衔一支，两手各持一支，两边腋窝各夹一支，蹲下身子，两腿再各夹一支，连翻几个跟斗，香火苗却不熄灭，台下连声叫好。

张勋笑咪咪地看着，感到非常惬意，身边的姨太太也看迷了，放进嘴里的筷子一直停在唇边。这时，台上又来了一个泼米的杂耍，只见一小丑走着矮步，两手捧着一个簸箕，放在台中，而后将一把米直往上空泼去，他连续两个前滚翻、后滚翻，又拿起簸箕接米，只听见一阵“沙沙”响声，那米全落在簸箕里。接着又上一个叫“倒插虎”的杂耍。一个武丑装扮的人扛一根酒杯粗细的竹竿，立在台子中央，人倒立着爬至竿顶，而后猛地松开双手，顺着竹竿滑掉下来。小毛子吓得“呀”了一声，闭上眼睛，待她睁睛时，只见台上的武丑已平平稳稳两手撑在地上了。

张勋捋着胡子，正看得起劲，会董来到他身旁，低声说道：

“下边，请大帅看《战太平》。”

“嗯？……”张勋一听，顿时瞪起牛眼，望着会董，气势汹汹地问了一句，“怎么，这杂耍就算演完了？”

会董一惊，忙点头哈腰，陪着笑脸，问道：“这套杂耍是演完了，大帅您是想……”

“没完没完！”张勋用手指敲着桌面，“你别以为我没看过杂耍，想胡弄我。告诉你，这杂耍当年我还是在颐和园里陪着老佛爷看的。还有一个吊辫子的杂耍快快演来！”

“‘吊辫子’？”会董被张勋问得莫名其妙，但见张勋火气快上来了，慌忙又说，“我去问问，我去问问。”会董忙去后台找戏班主，一同来见张勋。戏班主解释道：

“大帅，您说的这个吊辫子的杂耍，自民国后就停演了。”

“何故停演？”

“因为……因为戏子们都剪去辫子了。”

原来，张勋当年看的这出杂耍叫作“吊死鬼”，是演员以自己后脑勺上的长辫子搭在台上装置的一根横柱上，然后演员再拉着自己的辫子，把整个身子悬起，再上、下、左、右摆动，动作既惊险又滑稽。民国建立后，大家都剪了辫子，梨园戏子也不例外，这么一来，这个“吊死鬼”的节目便没法再演了。

张勋一听“剪辫子”几个字，拍案骂道：

“你们这些逆道贼子，入了民国便剪去辫子，真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说着，他从脑后拉过自己的大辫子，“我身